



花园镇事之蓼水

文 / 江单

蓼水是家乡花园的一条河, 花园则在湘西南的雪峰山安于一隅。

蓼水之名, 得于河边疯长的一种草。这种叫蓼的草大多为红色, 生命力非常顽强。蓼草多了, 河也随了这个名字。

这条河是花园的母亲河, 也是上下游众多乡镇的母亲河。共和国建国之前, 陆路不通畅, 蓼水便成了家乡乡民连接外界的重要通道。

我的姑爷爷, 就是这众多乡民的一个。姑爷爷生活在蓼水发源地隔壁县绥宁的大山中, 曾以放排为业。

所谓放排, 是将树木并排捆扎, 每当蓼水汛期, 姑爷爷和他的乡亲们就如一个个高傲的将军, 站在排头, 迎着蓼水的汹涌波涛, 去往宝庆府, 或更远的汉口。

蓼水就是威震数省的宝庆排帮的众多训练场之一, 这个排帮, 后来影响了曾国藩的湘军, 影响了

众多辛亥革命先驱。

小时的我, 总觉得蓼水的最远处就是另外一个和花园截然不同的世界。我常常坐在蓼水旁边, 叠数只小纸船, 或放一个漂流瓶, 希望很远很远的下游的人看到后与我联系。

现在想来, 也许我天马行空的思想, 从那时就被蓼水影响了。

我家在蓼水边有一块水田, 其实河边的水田并不好, 因为土地含沙多, 只有像我爷爷这种认为吃亏是福的人才要。

夏季的早晨, 父亲背着喷雾机, 去给这块田中的禾苗杀虫。我总是像一个跟屁虫, 很早就起来一起去到田中。

父亲劳作, 我则忙于土木大业。我在田和蓼水之间挖出一条小渠, 然后再将田埂挖开, 让田中为数不多的水流到河中。毋庸置疑, 我被狠狠批了一顿, 父亲则吃力地再从蓼水中取水倒灌田里。

这是我童年乐此不疲

的游戏, 我似乎很喜欢这种和父亲猫捉老鼠的感觉, 看到父亲为此怒发冲冠之时, 我却许下下次再挖一条水沟的愿望。

夏日的蓼水边, 我的窃窃自喜, 和父亲的无言以对, 让蓼水生动起来。

未到汛期, 蓼水并不深, 浅处只淹到小腿中间。河底的鹅卵石, 在波光粼粼的河面下, 如金子般闪闪发光。

热极的午后, 我会一个人偷偷跑到蓼水, 将整个身体全部藏在水中, 遥想着外面的世界, 一躺往往就是数小时。

蓼水边是谈情说爱的好去处。当时的小姑和姑父恋爱时就经常在此, 为了避嫌, 他们往往会带上我。

长大后的我, 才知道当时他们应该是多么不情愿带上我这个灯泡, 可又无奈之极。

我和小姑、姑父经常坐在蓼水边的山坡上, 远处, 是蓼水前行迈步的声

响。小镇确实少了恋爱的场所, 所以蓼水就成了众多青年男女的见证人。

蓼水的对面, 有一座大山, 至少有千米之高。山下沿河坐落着很多民居, 因河不宽, 对面的犬吠鸡鸣, 大人呼唤孩子的急切, 都能清晰地听到。

我经常在想, 对面的民居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直到我上学学了桃花源记之后, 我想, 这莫不就像蓼水对面的世界。

蓼水穿镇而过, 似一个温柔的女子, 滋润着花园的乡民。我从未听说蓼水汛期对花园造成多大的伤害, 这条河, 就如一个邻家的姑娘, 静静地看着你, 默默地恋着你。

长大之后, 我顺着蓼水的流向, 越走越远。我离这条河有多远, 我就发现我对她的思念有多深。

渐渐终于明白, 我思念的不仅是蓼水, 还有河边的亲人, 质朴的乡民, 以及采菊东篱下的生活。

辛亥前后汪精卫与袁世凯的暧昧交往

文 / 邓宾善

暗通款曲

辛亥革命爆发后, 袁世凯自河南彰德南下, 进驻湖北孝感, 亲自督促北洋军猛攻武昌, 形成南北武装对峙局面。北洋将领冯国璋率部进兵汉阳, 炮击汉口, 南方革命军抵挡不住, 革命军都督黎元洪欲兵退岳州, 形势对南方革命军十分不利。为挽救危急的形势, 黄兴急电汪精卫, 汪精卫转告袁克定, 嘱其父令冯国璋停止进攻, 否则取消合作。袁世凯心领神会, 立予接受。隔江停战之后, 南北和议开始。

在南北和议期间, 汪精卫和袁世凯暗通款曲, 发挥其个人影响, 有意无意地助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

首先, 在袁世凯的指使和革命党部分领导人的默许下, 汪精卫和杨度于1911年11月15日联合发起成立“国事共济会”, 并发表宣言。宣言的主旨是: 要求南北两方停战, 组织临时国民会议, 议决君主民主问题。由于宣言中充满了“如果革命延续下去, 必将招致外人瓜分或引起内乱”的谬论, 因而招致革命党人的普遍反对。因此, “国事共济会”成立仅20天的光景, 就不得不宣告解散。但汪精卫和杨度在解散“国事共济会”后, 仍暗中加紧活动, 继续致力于实施“国事共济会”的主张。汪精卫拥戴袁世凯, 可谓不遗余力。

其次, 1911年底至1912年初, 北方的革命党人几次在通州、滦州发动武装起义, 后院失火, 袁世凯惊慌失措。汪精卫却以同盟会北方领导人的身份, 派人四处阻止。他强调, 现在正值停战议和之时, “吾党京、津、保一带同志, 自应遵守诺言, 不可有所行动”。在此时, 汪精卫之庇护袁世凯, 已到了不惜扼杀革命火种的地步。

在和议期间, 同盟会内部在让位给袁世凯的问题上是大有分歧的, 1911年归国后被各省代表推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反对和议, 认为“革命之目的不达到, 无和议之可言也”。但南京临时政府中的立宪派和旧官僚, 却乘时而起, 大力渲染各国列强干涉的恐怖气氛, 逼迫孙中山让步。孙中山在各方面舆论的包围特别是革命党内部一些领导人的催促下, 为顾全大局, 终于不再坚持己见。最终南北双方达成协议, 清帝退位, 孙中山让出临时大总统席位, 袁世凯上台。

终不反袁

袁世凯的统治巩固后, 凶相毕露,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也认清了袁世凯的狼子野心, 对袁世凯不再抱幻想, 认为“非去袁世凯不可”。李烈钧、黄兴在孙中山催促下, 于赣、宁地区相继起兵反袁。当时响应孙中山号召的, 还有湘、粤、皖、闽等五六省, 史称“二次革命”。

为镇压“二次革命”, 袁世凯派北洋军第六师入江西, 南北交战。在此革命生死关头, 汪精卫不分是非曲直, 貌似公正地呼吁停止用兵。“二次革命”失败后, 孙中山、黄兴、李烈钧、陈其美等人被通缉, 逃往国外。逃往日本的孙中山, 在东京重新组建“中华革命党”, 针对袁世凯的复辟帝制阴谋, 策动第二次讨袁。汪精卫夫妇因滞留法国巴黎, 没有加入中华革命党, 一切反袁斗争, 自然与他无涉。

在法国逗留两三年后, 1915年汪精卫夫妇相偕离法返国。国内高涨的护法反袁形势, 并没有激起他多少斗争热情, 他依然置身于讨袁活动之外。直到袁世凯在举国声讨下, 做了83天皇帝梦, 羞愤毙命前, 汪精卫自始至终不反袁, 袁、汪仍然保持着相当的友谊, 彼此心照不宣, 余意绵长。

爱因斯坦的另一面

文 / 罗舒 邢志忠

爱因斯坦或许没有窃取米列娃在物理学史上应有的地位。但要说一个好丈夫, 爱因斯坦还差得很远。在两人结婚的前一年, 米列娃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女儿丽莎。这个孩子之后的命运没有人知道, 据说很可能是在爱因斯坦的压力之下送给别人收养了。丽莎出生的时候爱因斯坦并不在米列娃身边, 之后爱因斯坦也没有见过他的这个女儿。结婚之后, 米列娃又生了两个男孩, 但这个家庭还是没有得以维持。1912年在一次去柏林的旅途中, 爱因斯坦开始了与他的表姐艾尔莎·洛文塔尔的恋情, 并在两年之后离开了米列娃和两个孩子。1919年, 爱因斯坦与米列娃最终离婚。之后, 爱因斯坦很少见他的孩子。他的小儿子艾德瓦德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 最终死在精神病院。

离婚不久, 爱因斯坦就与艾尔莎结婚了, 但几年之后他又与贝蒂·诺曼——一个朋友的侄女关系暧昧。

据说, 艾尔莎允许爱因斯坦做这种风流韵事, 这样他至少不需要偷偷摸摸的了。这段婚外情在1924年不了了之, 但直到1936年艾尔莎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 爱因斯坦一直与妻子之外的其他女性有染。爱因斯坦并没有再结过婚。

爱因斯坦喜欢有女性相伴, 而他那享誉全球的非凡智慧也吸引了很多的女性仰慕者, 先是在柏林之后在美国都是如此。然而这其中少有持久的恋情。通常一段比较亲密的关系才刚刚建立, 爱因斯坦却已经对此表现出冷淡, 并将热情转向别处了。爱因斯坦以这种方式避免为感情所束缚, 来保证他追求自己事业所需要的独立与自由(或许也是种孤独)。即便这样会被人们认为不顾及女性的感受, 爱因斯坦依旧“我行我素”。

除了曾被指责剽窃了米列娃的工作, 爱因斯坦还曾被指责抄袭了亨德里克·洛伦兹和亨利·庞加莱的物理想法。爱因斯坦1905年

关于狭义相对论的文章的要点与1904年洛伦兹的一篇文章中的一部分及庞加莱在同一时间完成的一篇文章非常相似。面对这一指责, 爱因斯坦声称他读过这两个人早些时候的文章, 但在他写关于狭义相对论的第一篇文章之前并没有看过他们1904年的那两篇论文。

常常能看见有批评说, 在爱因斯坦的这篇文章里没有注明任何参考文献, 这或许表示他在故意隐瞒有关物理想法的来源。但施塔赫尔不认同这个说法, 他说: “我认为在那个时代不写明参考文献也是很平常的事。并没有证据说明爱因斯坦为了获得某些荣誉而抄袭他人的成果或有意不提及他人的工作。”为什么爱因斯坦受到如此之多的批评? 施塔赫尔指出了三个最可能的原因。首先是反犹太主义。爱因斯坦早年生活在德国的时候, 许多针对他的批评都与当时的统治者纳粹党有关, 这其中也包括诺

贝尔奖获得者约翰尼斯·斯塔克。当时的许多指责由于各种缘故至今仍不断地被反复提起。

施塔赫尔还指出, 近几十年一些女权主义批评家总是试图拿爱因斯坦的例子来说明在科学史上的女性地位的低下。施塔赫尔说, “在情感方面, 很多人指责爱因斯坦对待他生命中的那些女性尤其是米列娃·玛利奇不负责任的态度, 但这并不意味着相对论的想法来自米列娃, 或者米列娃就是个伟大的科学家。”

第三个原因, 施塔赫尔称之为简单的攻击偶像的心理。是物理学界把爱因斯坦塑造成一个不朽的圣人, 他们似乎也应对这些针对爱因斯坦的非议负一部分责任。对此施塔赫尔说: “爱因斯坦身上笼罩了太多的光环。然而爱因斯坦也是人, 或许我们应该以一种看待普通人的宽容的眼光来看待爱因斯坦, 那么他就会显得更加真实而有魅力。”

